

知味 嘔耳根

余继晓

嘔耳根,据说就是鱼腥草。我们老家山上有野生的。第一次吃的人可能会不习惯它怪怪的味道,皱眉撮眼,甚至鼻子耳根为之皱几皱,所以叫作嘔耳根。这个“嘔”字不仅表示出了动作,也表现出了声音:“嘔——嘔——味道太怪了!太难吃了!”

很多人开初都吃不惯嘔耳根。我们小的时候,也是不习惯不来嘔耳根,甚至连嘔也嘔不得。

但是父母爱吃,他们把嘔耳根采摘回家后,细心择干净洗净,然后用妥甸酱油、梨醋和油辣椒凉拌吃,吃起来十分爽口。看着他们吃得那么爽,我们屏住呼吸,不敢使劲呼吸它的气味,小心地擦一小截慢慢地、轻轻地放进牙齿上,轻轻地咬一下,开初的时候,觉得味道很怪,慢慢地也就适应了,开始觉得齿颊生香。

下一顿,我们就很想再吃。但是不敢问母亲哪里弄来的。家里很贫穷,如果是买来的东西,我们一问母亲以为我们还想要,就会骂我们。

后来有人告诉我,嘔耳根就是鱼腥草。我就在心里悄悄猜想,鱼腥草有鱼腥味道,一定是水田里甚至可能就是稻田里生长的一种水草吧。我看它的样子确实很像一棵水草,一截截细瘦细瘦的,像一截截竹节和竹节虾的样子,而且吃起来确实还有很浓的鱼腥臭味,可见不是长在水田里,也是长在水塘或者溪流里的东西。不过我又怀疑自己的猜测,为什么我们村的塘堰和附近的溪流里不见鱼腥草呢?我们小孩子经常到塘堰溪河里游泳嬉戏,只看见各种各样长长的柔滑的水草,为什么从来不见鱼腥草呢?

我又因此怀疑乡亲们和父母可能记错了,或者是故意欺骗我,可能家乡说的嘔耳根根本就是感冒药瓶上说的鱼腥草。我怀疑鱼腥草可能是我家乡的水田溪河里没有,而别处的水田溪河里却有的一种草药,我家乡人说的嘔耳根却是另外一种可以凉拌吃的植物。

后来,听经常上很远的深山里放羊的大伯父说,深山老林里以前野生的嘔耳根很多,潮湿的水沟溪流边、背阴处到处都是。我曾经在离村子稍远处的水沟边采摘到少数的嘔耳根,但是细瘦矮小。

我那时或者忙于学习和家务,或者陪母亲做农活,没有机会到深山老林里放牧牛羊,更没有机会专门去采摘野生嘔耳根。

我就盼望有机会到深山老林里采摘嘔耳根,盼望哪一天大伯父去放羊时能够叫我同去。但是直到离开乡村进城读书和工作,一直没有得着这样一个机会。

这么多年来,我曾经多次梦见自己去到家乡的深山老林里采摘嘔耳根,密密麻麻的、肥嫩的嘔耳根,长满了潮湿的山沟水沟溪流边和背阴处,它的叶子紫红中带绿,像一个羊耳朵,有的也像一个个的虎耳朵,十分美丽。我是那么快乐、开心、幸福。我在学生沈从文的《边城》时,读到文章中的虎耳草,就常常会想起自己在梦中采摘嘔耳根的幸福兴奋样子。

农夫心

李雷生

淫雨连停云快散,小麦丰收日田间。久雨风轰易倒伏,阳光缺乏难饱满。汗水倾洒秋与夏,耕种淮施二百年。拳头望空百千道,心如汤煮夜难眠。

张离开始想念远在美国的父母。陈山说,你在想什么?张离就斜了一眼陈山说,余小晚会恨我吗?余小晚如果根本就不爱肖正国,她为什么要恨你。我觉得她已经知道你不是肖正国。这姑娘有时候会装傻。那你是不是也会装傻?陈山的嘴角牵起了皱纹。你猜现在余小晚在干什么?我不晓得。陈山的目光抬起来,望了望辽阔的水面说,我也不想晓得。江风阵阵,汽笛又毫无生机地长鸣了一声。陈山带着张离回到了他们的甲等舱,看到船舱里的人人都神情木然,连年的炮火让他们都变得有些不知所措。陈山和张离都不知道,余小晚此刻正在家中学习。她从小到大大从没有做过菜,但这一天她想做一道红烧狮子头。她还和陈山喝一点。所以她做了一桌并不好吃的菜,而且那火红的油溅到了她的手上,这让她的手背起了泡。但她不觉得疼。然后她在桌子边坐了下来,打开一瓶酒,一个人仰着

郑州地理

故乡三李原属荥阳,上世纪50年代初划给郑州,现归二七区樱桃沟。在村西约三华里的百米深沟里有一条小河叫温泉河,是贾鲁河的重要支流。在较为平坦的开阔地有一温泉,向南不足百米的悬崖下还有一冰泉。温泉及其周围的水域一到寒冬蒸汽在上空缭绕,雾气腾腾,酷似揭开锅盖的大蒸笼;冰泉的水即使盛夏伏天也冷如冰霜。两泉近在咫尺,却是一温一冰,此二泉被称为姊妹泉或伉俪泉,是全国十大名泉之一。故乡三李的名字也因此增添了光彩。

孩提时,温泉河是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春来河边观赏樱花,捞水菠菜、水茺菱,折柳枝做哨笛吹。入夏跳到清澈见底的水里逮鱼虾或在石块下找这里独有的金爪蟹,偶尔还会用它换上几个小钱……买蟹人用它当摘来的柿子埋在温泉附近的稻田里,两三天后取出洗净大家共享,吃着十分香甜。

冰泉的水洁净甘甜,是上等矿泉水,附近村民用它做饭格外入味,有人说这里的人很少患癌症可能与此有关。

故乡的孩子们几乎都会讲明朝开

樱桃沟中姊妹泉

张俊彦

国皇帝朱洪武曾在温泉河放生杀牛牛的故事,并且不管讲多少遍,讲者不厌听者不厌。故事相当滑稽,一人讲多人补充,管它真实与否。说是朱元璋幼年随母乞讨从安徽来到河南。一日路过洞林寺被高僧剪发收留。那时寺里有良田800亩,除僧人自己耕种部分外,还租给附近的寺河、糖坊、拖车嘴等村的佃户,每年的地课加上香客的施舍,保证了和尚的温饱。朱元璋不再挨饿,每天的工作是跟附近的小伙伴到寺院东南十余华里水草丰美的温泉河放生。这天朱元璋问众伙伴想吃牛肉不,众答:“想吃,哪里有?”接下来朱元璋边答边动手用拽掉的茅茅根叶把牛头砍掉(所以这里的茅茅根叶都是半边红,酷似鲜血染成),又像庖丁解牛一样把牛肉卸成了八大块。小伙伴个个目瞪口呆,还没等反应过来,朱元璋又用它当摘来的柿子埋在温泉附近的稻田里,两三天后取出洗净大家共享,吃着十分香甜。

冰不再烫嘴,便狼吞虎咽大吃起来。牛肉吃完了,可牛没了,咋办呢?朱元璋拿起牛尾巴往山坡上的石头缝里一插,说:“就说牛钻这里面了!”回到寺里剪发后不信,就跟着朱元璋到现场观看,一看果然。用手拽一下牛尾巴,随着一声牛叫往里进一点,连拽几下,牛尾巴竟全部钻入石缝里了。

到后来朱元璋在南京当上洪武皇帝,大家才知道他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是金口玉言,在温泉河杀牛一事得到应验。

数十年之后,南蛮子到中原盗宝,据说把温泉中的茶釜盗走只剩下壶盖,所以水温骤降,正好适合人们洗浴。

1945年抗战胜利,有人对温泉进行了修整:在大约50平方米的正方形的池底铺上长方形的青石板,从板缝中像沸水冒出形成珠泡,甚是好看。池四周砌有一米宽的平台,洗浴者可躺在此休息。再往上是砌的砖围墙,围墙高出地面约一米,正好挡住池外的视线。所以从此常有思想开放的少女少妇夜晚结伴来池里洗浴,并在池周围边布岗以保安。修整后的温泉池北面还圈有拱门,泉水出拱门汇入小溪,还有“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八个繁体楷

书大字分别雕于拱门两侧。此时池底因有石板不再见泥沙,加上河上有数座水磨,河边有芦苇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在下游不远筑坝蓄水建了一小型水电站,来这里赏景、垂钓和洗浴者越来越多。

旧时三李是郑密之间,荥阳、汜水和新郑、长葛之间的交通枢纽,商业繁荣,店铺林立,尤其腊月的年集,更是商贾云集。

1956年郑密公路通车,郑州市区的年轻人在假日或几十人结伴骑单车或集体乘汽车来这里游玩,景点免费,大家都不花钱,玩得兴致极高,一时间游人如织,络绎不绝。

在上世纪“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有关部门看上了这里离闹市远、沟深、土质好的特点,在崖壁上挖了许多大洞,并用砖石钢筋混凝土拱圈加固,大汽车可以进出。顺便来这里洗浴赏景者陡增,温泉河更加热闹了!由于地下水无节制地开采,水位急剧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温泉河的所有泉源逐渐变小,直至干涸,再也流不出一滴水来。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开通,待到地下水源得到充足的补充,相信姊妹泉的昔日美景定会重现。



青葱年华(国画) 袁汝波

人与自然 沉默的树

赵长春

人无语,但我总觉得她在说话。她说的话我懂得。

进入谷雨,树就胖多了——树是从立春开始胖起来的。累的时候,我喜欢看树。总觉得风是因为树而起来的。你看,树叶子上被看着湿了,轻轻地一摇,又一摇,就起风了,小小的,凉凉的,润润的。

我看的树是几棵杨树,我看她们已经有七八年了。高于五楼的窗户,高于六楼的窗户,再高于六楼的楼顶。这些年来,她们在长高着,他们年年有春天,虽然我也是。她们的春天叫人羡慕,总是以崭新、昂扬的姿态呈现,因此,她们的翠绿和挺拔,让我心欢喜的同时,督促自己心生希望。

绿叶是树的手掌。早晨或者晚间,只要在,喜欢美食的我喜欢在厨房忙碌一会儿,荤素搭配,红白相衬,器物应和,不同的菜品装入不同的盘碟,这是一种创新和创造。一边做着这些,一边看窗外的树,真近啊!尤其在这春天,仿佛她们就在窗外看我,像邻家的淘气小儿,睁着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与我不时对视……回过头来,满案的翠绿,哪一样菜品、面点,都想自己先尝上两口。

有时早晨去楼顶浇菜,在楼顶上小走,一圈又一圈,觉得树枝头的叶子那回着风轻松的心情。树高,最高的就是那几簇叶子,她们像淘气的孩子,秋千一样荡漾着过来又漾漾着过去,一荡一漾,近到要与你的手相接,却又悠悠地回去了,就好像是为了回应我的招手。晨光柔和,叶子们的面庞油亮、青嫩,一张比一张美好。

与树对视这么多年了,觉得树有个好品格:包容。鸟儿喜欢藏进去,以此为大舞台——唱歌,作偶,呼朋引伴。我的观察中,树中藏了好几种鸟,有麻雀、喜鹊、老鸹、啄木鸟、布谷。麻雀虽小,喜欢开会;布谷鸟喜欢独唱;鸫鸟……鸫鸟……是啄木鸟在工作,把树挠得痒痒的要大笑出来。布谷鸟一大早就开始唱歌,这么多年了,我每天听着布谷鸟的歌声醒来,却一直没有看到过她们的身影。

冬天树很少说话,或许是与逐渐冷静下来的风配合。树沉默着喃喃自语,就像是一个沉默的人,把话说给天说给地,说给自己听。

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我静静地听着树的倾诉,听着她的欢乐和忧伤、激昂和消沉。有许多时候,我也把一些话说给窗外这几棵高过六楼楼顶的树。

一棵、两棵、三棵、四棵,这是四棵杨树,我们常见的大叶杨树。忧郁的年轻人,有机会的话,你们也来看看,听听她们说话,也把自己心思说给她们听。

新书架 诗人朗读书系 当代诗人的七面心灵之镜

刘文莉

并不是每一代人都可以任性地写诗,然后默默地老去。诗歌是优雅,是生活,是人间的盐,是对世事的思索。诗歌不仅仅是文字,它们是情绪的奔流,它们是鲜活的声音。

“诗人朗读书系”包含多多、芒克、严力、欧阳江河、杨炼、树才、王琪博七位优秀诗人的精品诗集。多多的诗歌以精湛的技艺、明晰的洞察力、义无反顾的写作勇气,近乎完美地继承了汉语在当代中国的艰难使命。芒克的诗歌老辣大胆,是难得的当代诗歌样本,书中同时配有他的绘画作品图片,读者可以在读诗听诗之余领略诗人绘画上的不俗造诣。严力是当代诗人中较早觉醒口语意识,将口语和意象融为一体,他的诗歌在明白如画的同时也是对生活和现实的深

深反思。欧阳江河的诗意宏文奥、风雅自如,他善于在生活的修辞里铺设叙事的迷宫,在未来里想象现在,并把自己澄澈的洞见隐于冷峻的文调之中。杨炼的诗歌清新、浪漫而意味深长,极具艺术想象和冲击力。树才的诗歌全部围绕“节奏”“想象力”“活用语言”这几个核心词展开,他认为,在诗歌中越是个人的深切体验,就越能唤起人们内心的普遍情感。王琪博创作的诗歌大多数篇幅短小精悍、语出雄奇,展示了大学生诗派旗手的创作魅力和才华。七位诗人的诗歌个性和风格都十分显著,完整呈现诗人们的创作面貌和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体现诗人极强的语言能力和对事物细致敏锐的体察,展示诗人的创作魅力和才华。

宁人品”四个字。他攻击张鹏翻说,“由郎中转运苏州知府,未出国门,丁内艰,例未抵新任者服阙仍补原官,遂不发丧,盖吉服坐黄堂者,七日而解官去,补苏州府,升河内东运使,旋内擢至兵部督捕右理事官。”这也正是张鹏翻为了做官,居然在母亲去世后“不发丧”。有了这些还不算,汪景祺然后又编造了张鹏翻与女仆私通的离奇故事,把张鹏翻刻画成了龌龊的小人。

就在汪景祺朝思暮想年羹尧早日接见他、封赏他时,形势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惊天逆转:雍正四年(公元1725年)年底,年羹尧被罢官削爵;到了雍正五年(公元1726年)春天,年羹尧又被雍正皇帝赐死。负责对年羹尧的罪状进行查抄的大臣福敏,在翰林林总的物品中,人们发现了一本《西征随笔》的小册子。书中有一“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一文。福敏怀着好奇之心扫视了几行后,赶紧把这本小册子呈送给了雍正皇帝,雍正翻阅之后十分震怒。汪景祺知道,只有从私德上加以攻讦,才能击中张鹏翻的要害。有了这样的思路,汪景祺在纸上写下了“逐

史海钩沉 汪景祺之死

贾登荣

篱下生活的汪景祺,内心十分痛苦。就在这时,他在一份清王朝发布的邸报中看到雍正给年羹尧加封公爵的谕令。汪景祺不禁眼前一亮。是啊!当下朝廷,最受皇帝宠幸的,莫过于年羹尧,如若攀上这棵大树……汪景祺兴奋得睡不着觉,夜半时分,他从床上爬了起来写信。信中他对年羹尧进行了极力的夸赞,说:“承闻阁下奉扬天讨,立不世之奇勋。抚士以惠,则挟扩投繆也;用兵如神,则星驰电掣也;犯顺者受不庭之殄,则灰飞烟灭也;归化者宽后至之诛,则行云雨施也;渠魁必歼,骍首而就显戮,疾风之卷秋箨也;勋从罔治,稽首而庆更生,膏泽之润春苗也;量才器以驾疲诸雄,偏裨皆亡、霍之亚也;授成算以驱策群力,荒微在掌握之中也。落落免刘之苦,擅撞安钟鼓之常,兵无再驾之劳,威

行万里而外。”接着称赞年是“宇宙之第一伟人”。在文章的结尾处,还呈上了6首夸奖年羹尧的诗歌。最后,汪景祺又表达了投靠到年羹尧手下的愿望。

由于年羹尧经常不在衙门,汪景祺的信辗转近一年,才来到年羹尧案头。这时,正为雍正对他百般信任而趾高气扬的年羹尧,对汪景祺的吹捧喜出望外,立即写信给胡期恒,要他善待汪景祺。有了年羹尧的“指示”,胡期恒马上聘请汪景祺为巡抚衙门幕僚。

就在汪景祺等待年羹尧召见自己的当儿,传来了张鹏翻去世的消息。一阵狂喜过后,汪景祺拿到了笔,把张鹏翻描绘成一个“刻薄寡恩、顽钝无耻”的人,从而发泄自己的愤懑之情。汪景祺知道,只有从私德上加以攻讦,才能击中张鹏翻的要害。有了这样的思路,汪景祺在纸上写下了“逐

麻痒写满了字。原来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很有可能是被一名叫“骆驼”的内奸暗害的。同时余父还留了一句暗号:人走了还有谁记得?四万万同胞记得。纸条上说,要是谁能对上这句暗号,谁就是可以信赖的人。

这个立场明显的暗号,让余小晚想起了父亲经常朗诵的写给她的那首《致女儿书》,我不愿失去每一寸泥土,哪怕是泥土之上的每一粒灰尘……

这个晚上,周海潮在门外等了一夜,余小晚一直都没有给他开门。周海潮一共敲了五次门,但是余小晚显得像是聋了一样,她什么也没有听到。一直到早晨,阳光明晃晃的,光线均匀地洒进了窗户。余小晚揉了揉麻木的脸,打开门,看到周海潮和他手中捧着的三只铝饭盒,那里面装着她爱吃的“涨秋西餐厅”的面包。望着一脸疲惫的周海潮,余小晚于心不忍地伸出手去,用两只手指头捏了一片面包来吃。余小晚一边吃面包,一边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不那么喜欢周海潮了,余小晚在吃完面包以后,拍

拍手掌上的面包屑周海潮笑了笑,以后我可能要开始忙起来了。

周海潮说,你什么意思。余小晚说,我的意思是你也可以忙你的了。

拾柒 船在十六铺客运码头靠岸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走出船舱的时候陈山觉得上海初春的清晨是有些冷的。经过火车、汽车,再转到轮船的长途奔波,陈山终于带着张离来到了上海。准备下船走向舷梯的时候,陈山郑重地抱了一下手臂。张离愣了一下,随即抿着嘴挽住了陈山的胳膊。初到上海的相视一笑以后,他们必须像一对真正的爱人那样,走向来接船的梅机关里的华人特工,走向不知深浅的无底深渊。那天是有些微风的,陈山看到张离的头发一直被风吹得摇摆不定,这使得她不得不一次次用手整理头发。陈山就笑了说,我没说错。我还是觉得你留长发好看。

走上舷梯的时候,有那么一刻,张离恍惚身边的这个人就是钱时英。她当年挽着钱时英的胳膊,走在北平大街的雪地里,歪歪扭扭留下一串脚印。钱时英的臂弯同样有力,充满着一种坚定的味道。那时候天气寒冷,但是快步行走的他们浑身充满着热气,那雪花却灌进了他们的脖颈,阵阵凉意让张离觉得无比畅快。所以,她会在雪地里用双手拢成一个喇叭,大声地呼喊,钱,时,英。钱时英就站在雪地里笑,他是一个敦稳的年轻人,没有太多起伏的悲喜。码头嘈杂的声音里,张离努力把思维从回忆中拉回来。她看到陈山抬起了头,陈山在舷梯下的人群中一眼看到了麻木惟。他戴着一副墨镜,脖子上面露出洁白的衬衣领子,脸上露出了笑容。陈山感受不到麻木惟镜片后的目光,他心底不由得再次升起了一股寒意。陈山走向了麻木惟。他仍然保持着左手拎皮箱的习惯。站在麻木惟面前的时候,麻木惟说,上海欢迎你。从现在开始,你从肖科长改为陈组长。梅机关特务科第一行动组组长。而陈山第一句话却是,现在可以让我见到陈夏了吗?

张离开始想念远在美国的父母。陈山说,你在想什么?张离就斜了一眼陈山说,余小晚会恨我吗?余小晚如果根本就不爱肖正国,她为什么要恨你。我觉得她已经知道你不是肖正国。这姑娘有时候会装傻。那你是不是也会装傻?陈山的嘴角牵起了皱纹。你猜现在余小晚在干什么?我不晓得。陈山的目光抬起来,望了望辽阔的水面说,我也不想晓得。江风阵阵,汽笛又毫无生机地长鸣了一声。陈山带着张离回到了他们的甲等舱,看到船舱里的人人都神情木然,连年的炮火让他们都变得有些不知所措。陈山和张离都不知道,余小晚此刻正在家中学习。她从小到大大从没有做过菜,但这一天她想做一道红烧狮子头。她还和陈山喝一点。所以她做了一桌并不好吃的菜,而且那火红的油溅到了她的手上,这让她的手背起了泡。但她不觉得疼。然后她在桌子边坐了下来,打开一瓶酒,一个人仰着

脖喝起来。她对着面前的那个空了的位置说,鞋匠,干杯。那天费正鹏来了,他站在门口忧心忡忡地望着余小晚。后来他坐了下来,他替余小晚喝掉了不少的酒。最后他说,孩子,他并不是肖正国。他不是肖正国,我才不在乎呢。余小晚喝了一口酒,漫不经心地你说。你要真不在乎,那我就放心了。费正鹏说。可是我在乎鞋匠。我好像是爱上了他。余小晚说完,眼泪就滚落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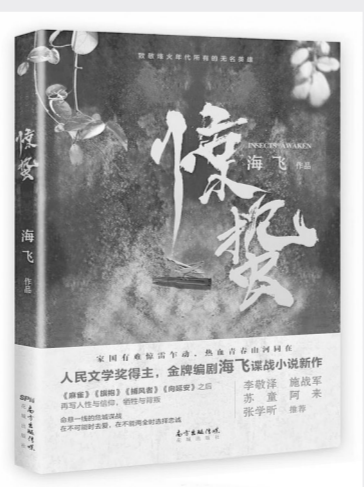
那天,余小晚紧紧地靠在了费正鹏的怀里,费正鹏轻轻拍着她的后背说,你要学会面对。不是你的,就永远都不是你的。我能叫你爸爸吗?我一直就把你当成是女儿的。费正鹏这样说着,他的脑子里浮起了庄秋水的样貌。他的眼角突然有些潮了,眼前浮起抱着琵琶的庄秋水朝他笑了一下的样子。庄秋水很苏州风味地在一张绣凳上坐下来,拨弄了一下琴弦,费正鹏就像又回到了从前。

拾陆

短促的3分钟警报终于在费正鹏的预料中响起,巨大的红红灯笼再次亮了出来。又一轮的轰炸声过后,重庆高炮群也随之被摧毁。《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国民公报》等重庆的报纸铺天盖地都是陈山和张离的消息。“日本特务窃取重大情报后携情妇潜逃,军统誓言锄杀雌雄汉奸!”的标题赫然亮相在《新蜀报》的头版。陈山假冒肖正国的身份也随即被揭穿。在办公室,余小晚用自己的手术刀在手掌上轻轻划了一下,一条血痕顿时现了出来。然后她把手放进一盆热水中,热血随即像一缕红色的烟一样,在水里袅娜升腾。余小晚觉得一点也不痛。

余小晚对着那盆血水说,鞋匠。你可以负人,但你不能卖掉国家!余小晚说完这话,就觉得整个人都无比空旷,像是被掏空了似的。她的恍惚在于她知道再也没有什么会失去了。她想到自己几个月前死去的父亲的时候,眼泪终于流了下来。她有一种想和

连载



父亲说话的冲动。余小晚走进书房,拿出父亲留给她的派克钢笔,在信纸上书写起来。不远处房间里陈山用过的被筒,仍然叠得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一角。余小晚写着写着,像是要说尽一生的话。一会儿钢笔没有墨水了,余小晚打开钢笔套想吸点墨水,却发现笔套里藏着一卷纸,上面密密